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一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陁國上

摩揭陁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
多編户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
粒麁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
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垣孟
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
舟風俗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遵敬
佛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
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
雖久基跡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
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
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
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
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疇謂曰
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
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
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子求婚
親乃假立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

吒釐樹謂女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
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

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須子求婚
聟親乃假立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

吒釐樹謂女聟樹也採時果酌清流
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
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
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
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
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
来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
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来慰復
有一嫗携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袨服
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
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
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
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
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
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
役使驅馳往来而彼老翁從容接對
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
遠近朞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
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
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
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
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

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
城自尔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

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
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

城自今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千尺是無憂
王作地獄處釋迦如来涅槃之後第
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訛也）王者頻
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
舍城遷都波吒釐築外郭周於故城
年代寖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
堵波餘趾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
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
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
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
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
募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
人無校輕重揔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
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
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
得礼懺俄見一人縛来入獄斬截手
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
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无學
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
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
蓮花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

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

心爽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
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

王遂躬觀深讃靈祐獄主曰大王當
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
凡至獄垣皆從煞害不云王入而獨
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爯變我先
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
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
得出於是頹牆堙壍廢獄寬刑地獄
南不遠有窣堵波基趾傾陷唯餘覆
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楯即八万
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
焉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鑒間起神
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
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
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
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
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
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
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
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
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
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
身重脩供養令尒鬼神戮力同心境
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

躬重修供養令彼鬼神戮力同心境
極贍部户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
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
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
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
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
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
有隱蔽其將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
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
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
申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
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
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
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
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
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陁
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
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陁也百歲
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
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
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
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

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

位也還都築邑[illegible]

恒親供養後諸國王覺欲舉歸石雖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六丈　窺

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
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
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
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

佛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
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
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
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大略斯在

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
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子役使神鬼
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
醯因陁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
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
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政平則
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則訓由來久
矣願存國典収付執法無憂王泣謂
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今同胞
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
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陁羅稽首謝
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
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
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七丈　窺

日餘有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

覺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
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日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
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
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
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
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
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
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處豈必幽
巖吾從尒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
而告之曰吾於後廣備珍羞尒曹相
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
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
曰石座從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
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
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
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
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
石室无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
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
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
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跡

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

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跡

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
步後人扵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
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窣堵
波已尚餘五斗舍利故别崇建五窣
堵波制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
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
昔者難陀王建此藏以儲七寶其後
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
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
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
象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覬覦或曰
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
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反)吒阿濫摩(唐言雞園)僧
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
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
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頹
毀已久基跡尚在伽藍側有大窣堵
波名阿摩落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
無憂王搆疾彌留命將不濟欲捨珍
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
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
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

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

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
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

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
冨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
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
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
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
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
僧前願受㝡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
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之
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
大王宿期弘濟瘧疾在躬姦臣擅命
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
衆僧即呂典事羹中煑収其果核
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
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
波謂建揵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
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
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
莫継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
命疇呂侶千計万數來集僧坊揚言
唱曰夫擊揵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
謬有和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
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辞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

諸有知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
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
得擊揵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
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
不擊揵稚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
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
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
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
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
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稚日月驟移
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
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尒非其
疇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
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
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
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
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
辭易失邪義難扶尒其行矣摧彼異
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
道之聞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
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稚願垂
告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
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
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
趍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相黨援輒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
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
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
舍遂宿揵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
擊眾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
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
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者擊以
集眾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
先時僧眾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
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
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
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
煞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
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
聽其先說隨義指破曾不浹辰摧諸
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
以旌至德

建揵稚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
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
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祈鬼求福魍
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
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
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

馬鳴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

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
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

馬鳴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
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
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
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
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
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
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
中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
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
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摧
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
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
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
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
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
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
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
速授辭疾搴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
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
今晨聲問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
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
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

王曰非夫威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
絶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
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並
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擇迦
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
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
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
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
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
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
列戶牖棟梁壖垣階陛金銅隱起廁
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
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
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
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鞮羅擇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
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
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
有大盤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
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
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
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

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来鼓天樂雨天花如
来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
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
来有至遥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虵猛
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讃礼山
東罡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伫觀摩揭
陁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
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跡崖峙閣僧
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
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
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
德重當時君王珎敬謂之國寶臣庶
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
疇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
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
早擅精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
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
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
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
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
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
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
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

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
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户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
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来至摩沓
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
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
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
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尒曹世
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旣同
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駈
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
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縕
持杖謂菩薩者遠傳聲問欲来論議
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
沙門恐為物害故来相援行矣自安
勿有他慮德慧曰　良告淨信德慧者
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
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
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
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
聞来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
自遠而至願王垂許与摩沓婆論王
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
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来求談論

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来儀
[illegible]

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
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来求談論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丈　穀
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来儀
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
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
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
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
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
年衰智惛捷對請歸靜思方酬来難
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
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
尒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
發喪更服鮮綺来至論會衆咸諠譁
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
慧故遣婦来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
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
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
来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
告德慧曰其妻之来也面有死之色
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沓婆死矣
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
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
軌無為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
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丈　穀
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

執無為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
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

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
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誡来葉流美无窮唯彼淨信
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
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
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
英俊来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
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
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
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
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竪素聞餘論
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
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
異其所命時負座竪便即發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
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為
伽藍邑戶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

伽藍尸羅跋陁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

伽藍邑户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
伽藍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

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窣堵波置
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
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陁僧伽藍
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
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
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
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
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
皷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
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
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
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
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
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
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
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
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
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

彼必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七張　彦
彼必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趍少長
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
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
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
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
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湑不有
差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
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
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
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
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祚胤也王所
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
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
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谷杳冥
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
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
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
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
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
寶雲等經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八張　寿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
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

寶雲寺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

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洎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

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

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

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自此山有

懍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罡登以至

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

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

覆菩薩下自西南山半崖中背巖

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

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

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

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

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

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

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

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葉廿五 右

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

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
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
法俗登修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
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
甎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
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
弥漫緑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
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
藍壖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
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
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
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
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
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
曰金剛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
震動獨無傾揺是故如来將證正覺
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大自末劫正法浸微少土弥
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
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
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
舊曰此菩薩像身没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没過胷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

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
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
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
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黄白枝葉青翠
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
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
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万衆不召而
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
列香花燈炬繼日競修供養如来寂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跡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
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
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焼以祠天煙焰
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
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
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
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
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
分之後重伐其樹无憂王旦將礼敬
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
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
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

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

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
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
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燋爛絕滅
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剌拏伐摩
王（唐言滿冑）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
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
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
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
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
樹隱於石壁出一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
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甎塗以石
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
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檐宇特
起三層榱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
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
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
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
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
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
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
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

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
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
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
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
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
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
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
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
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
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
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
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
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
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
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
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
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
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
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
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圖瑩未周既不
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慇懃請知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

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

是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懇請知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
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
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
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
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
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
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
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
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
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厠衆寶
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
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
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
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命懼而歎曰
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
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
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横壘甎壁心慙
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天
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
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没矣宰臣馳返
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
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
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内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
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

欲報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
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
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
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
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
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
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
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
壘塼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
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
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
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
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
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
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
文異采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
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
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
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
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為坐

逺寳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逺有窣堵波高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
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爲座尋
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
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
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
薩受已執而前進
受草東北不逺有窣堵波是菩薩將
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
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
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
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榮說
不行惣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
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
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
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
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
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
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不逺有窣堵波謂欝金
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

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

菩提樹垣西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
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

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
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
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泛舟南海遭
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勠
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
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
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
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安樂商主
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鬚
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
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
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
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
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
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
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
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
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同志躬禮
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
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
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
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

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

誹其瀆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

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
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為名
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
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来初
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
輪菩提樹垣内四隅皆有大窣堵波
在昔如来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
歴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
靜樹垣之内聖迹鱗次差難遍舉菩
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
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
次此窣堵波如来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
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
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
昔如来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
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
欲暴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
側窣堵波如来於此納故衣次南林
中窣堵波如来受貧老母施故衣處
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陁龍王
池其水清黒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覺於此

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

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覺於此

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
即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
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
目支隣陁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
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歩南北各有卑鉢羅樹故今土俗諸
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
脩苦行處如来為伏外道又受魔請
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麦形容
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来攀樹後起
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
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
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
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
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
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
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麨蜜
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
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

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
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
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

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歡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
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三十五 張
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奉鉢處
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
時四天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
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
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
頗胝琉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
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
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
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
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来
為母說法處也如来既成正覺稱天
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
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窣
堵波在昔如来見諸神變化有緣處
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来度優樓頻
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来
方垂善道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
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
吾亦與尒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来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第三十五 張
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

吾亦與汝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
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
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
隨染衣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聞其
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度
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
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
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
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
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
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頻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
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
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
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陁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
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
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
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暴雨周佛
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
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
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

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
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
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
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
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
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
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
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
也誘乱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
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
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
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
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為蓮華魔
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
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
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
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
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
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
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
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

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

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
內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
如来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
徒感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
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
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
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
門悲耿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
此殷憂沙門曰弟國威遊方問道羈
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譏
誚負斯憂耻詎得歡心曰若者何謂
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
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
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
晚於是以國中寳獻印度王王既納
貢義存懐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
報来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
大吉祥王威徳遠振恵澤遐被下土
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
寓諸伽藍莫之見舘艱辛已極蒙耻
而歸竊圖遠謀貽範来業於諸印度
建此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
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来潛化遺
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國文獻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
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第二十五丈）（疑）
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
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
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
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
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无私諸
佛至教慧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
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
資祖考慧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
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僧之後嗣永
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
每歲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
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
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月入雨安居
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
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
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
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
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
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